

人间物语

芦苇花开

| 苏久华 文 |

秋风一紧，湖岸边的芦苇花就肆意地开了，芦苇一株紧挨一株，芦花一朵贴着一朵连缀成一片，像水天之间飘浮的祥云，而这云彩似乎是被秋风从湖水里像牙膏一样挤出来的。

我童年时的故乡，就在里下河畔的芦苇荡里。只需几阵春风吹开冰封，短短几天芦芽就会渐次把村子周围远远近近的沼泽铺成毛茸茸的绿毯；无需等到小满，大片大片的芦苇已高出人头，村庄就被淹没在一片汪洋的翠绿里了。一到秋天芦苇花开，高高矮矮的芦苇，根根顶戴花翎，那阵势有如群臣列阵，微风拂过个个躬身稽首，被芦苇围合的村庄俨然是这世间至高无上的帝王！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祖祖辈辈生长在芦苇荡里的人们练就了各式本领，自然会把芦苇倒腾出花来。冬春时节的芦根脆嫩甘甜，这是潜伏在苦日子深处不显声色的绝佳美味。用芦苇宽大的叶子可以包裹米粽，用芦苇的茎可以编制成芦菲、芦箔、芦折；用芦花可以制成鞋窝，而芦草是乡下人一年四季最主要的燃料……芦苇荡深处还有各式鱼虾龟鳖、莲藕茭白……芦苇荡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为困难的乡村提供着吃穿用度。

小满过后一周，芦叶就会有小孩手掌一般宽，平顺的芦叶养在木澡桶里，就像翠绿的刀鱼，这绿刀鱼还有一张月牙形的像镶了金牙的嘴呢。端午就要到了！有哪个农村小孩不巴望着端午节呢？每年端午，母亲都会把事先藏好的红豆、花生、蚕豆瓣和大米一起浸泡裹粽子。“我的红豆的！”“我的花生的！”年年吃端午粽，我们弟兄仨就像开盲盒一样兴奋。

一年端午节前的一个中午，刚一放学母亲就出现在了教室门口，用皱裂粗糙的大手一把拉着我就一路小跑，我闻到了母亲身上一股淡淡的青草味，手指上罩着一层浅暗的绿色。“快走，机帆船就要开了，带你去临泽玩……”临泽是附近的小镇，只是听大人们常常提起，村子的小店都是去临泽进货的。原来母亲得知下午有便船去进货，用一个上午打了满满两筐芦苇叶准备进城去卖，下午我放假，母亲就想着带着我一起去城里见见世面。机帆船是在一个满是煤渣和西瓜皮的小码头边停下的，母亲挑起扁担一手扶着前筐的麻绳一手牵着我上了岸，我深深地做了几个深呼吸：公交车留下的汽油味、煤球炉味、炸馓子的油烟味一起组成了一个盛大的气味拼盘，令我猝不及防，这是城里的味道，我贪婪地又猛吸了几口，享受而满足地昂起头仰面对母亲说：“真好闻！”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微笑不语。

在新华书店门口，母亲停下脚步，从腰兜里翻出一个手帕，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像剥玉米似地从一卷筒纸上剥下一角钱纸币，神情严肃地说：“不许乱跑，街上拐子（人贩子）多，跑丢了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就在这儿玩，等我卖完就来找

你，给你下馄饨吃。”我接过带着母亲体温的纸币不停地点头。母亲走近巷子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借来的箩筐担子太高了，母亲个子矮，手臂又短，顾得了前头就顾不了后头，碰到要让自行车或者和行人交汇，后面的箩筐都会擦到地面，母亲就用力地踮起脚，像踩着高跷消失在人群里。

书店门口的画书摊琳琅满目，很多小人书我都从来没有见过，我挑了《西游记》《秦琼出关》《山海经》，三本画人书都看完了母亲还没回来，等看完第四本我再也没有心思看小人书了。两眼含着泪呆呆地看着巷口，目光扫过一个路人的面庞，就是不见母亲的踪影。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叫着我的乳名从身后的方向走了过来，两副箩筐已经叠在一起挂在扁担的一端，粽箬叶卖完了！

我发现母亲不再踩高跷了，而是走路一高一低，一只脚明显跟不上另一只的节奏，像在“崴花船”，原来方口布鞋的一只搭扣走丢了。走近跟前母亲索性把鞋一脱扔进了箩筐，双手在衣角上来回擦蹭又蹭，从裤兜里变戏法似地摸出了一个黄色玻璃瓶。“果子露！”我内心的一阵狂喜化为三个铿锵有力的字眼脱口而出，刚才还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已被震落到了腮边。母亲用满是青草味的手在我脸颊上一边擦拭着，一边说：“还淌猫嘘了，快上船，要是船开走了我们就回不了家了。”

我不知道那个下午母亲用踩高跷和崴花船的步伐走过了多少条街巷。船返航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像母亲微笑时上扬的嘴角。西面的天空泛起一道霞光，把水面照得五彩缤纷。我坐在船舷边，双手紧握果子露，依偎在母亲身旁，天上的云层一朵一朵地压得很低，两岸的芦苇也一起倒映在水里，芦苇花开在了云端！

我把脚伸进色彩斑斓的河水，水面瞬间被犁开了一道口子。那个奇妙的夜晚，有一瓶子露在手，我可以耕云种月了！



哺育 摄影：苗青

片羽

金灿灿的稻谷

| 王洁平 文 |

踏着飒爽秋风，走在江南的乡间小路上，路边稻田里已是一片金黄；风声稻浪里飘来阵阵清香，仿佛看到了正在收割机里跳跃出来的一粒粒金灿灿稻谷，心间喜悦荡漾。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谷”，一粒粒金灿灿的稻谷中饱含着几多辛劳汗水，蕴含着几多丰收的希望。

“布谷，布谷”。一粒稻谷的生涯，是从春天开始的。谷雨时节，子规声声，一颗颗带着希望的种子播入土中。“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插秧可是农村里和农民们的盛事。“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躬曲腰几千年”，用以描绘农民插秧情景，实在经典。春种季里，农夫们“出见晨星归见月”，整整一天低首躬背；不见抬头，不曾伸腰，动作飞快；手落处，只见秧苗一行行、一排排整齐整齐，在水田里亭亭玉立，在春风里微微荡漾。插秧可是技术活，需要脊梁和手臂的韧性协调、持续运动，还必须保持整个身子准确地后退。曾经有人写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竟有此番禅意。其实，插秧并没有这般诗意，更多的是艰辛。记得在知青年代，跟着乡亲们下田插秧去，开始觉得很新鲜，可是没多久，就腰酸背疼受不了了。姿势不协调，插下的秧苗歪歪斜斜；往后退时总是会跌倒在水田里，惹一身泥水；水田里还有蚂蟥叮上你的小腿，疼啊，又拽不下来，老乡们教我“在它周围轻轻拍”，果然奏效；一天下来，已是累崩。

“雨露滋润禾苗壮”。在插秧后的三四天，秧苗心叶展开，并扎下新根，陆续进入返青、分蘖、拔节孕穗、抽穗结实等生长期。“三分种，七分管”，灌水、追肥、晒田，是为了苗壮成长、颗粒饱满；施农药，除杂草，是为了防治虫害、去除草害。为了大地的丰收，田间管理也是停不下来的节奏，稍不用心，往往就会歉收甚至颗粒无收。所以，二十四个月气中好多习俗，都是农民们对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企望和期盼。

到了拔节、抽穗期，稻田里的色彩从深绿渐渐转向浅黄，喜看稻菽千重浪，丰收在望。盛夏酷暑，水稻茁壮成长，俨然能听到“噌噌噌”拔节的声音，又喜见稻花儿悄然盛开的模样。一株稻穗约开出200—300朵稻花，稻花的形状和稻谷大小相仿，呈浅浅的绿色，远眺近望，只此绿黄，稻花竟美成这样。稻花吐着芬芳，授粉中孕育着金灿灿的稻谷。可稻田里的杂草也在疯狂生长，和稻谷争水分、抢营养。薅草、除草，再洒下灭草灵，稻田里的“夏管”则是一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景象。骄阳似火，水稻田里晒得滚烫，真是

“上蒸下煮”，汗水湿透了衣背，烈日晒干了衣裳……然看着一粒粒日渐饱满、丰盈的稻谷，一株株沉甸甸、下垂着的稻穗，农夫们脸上展露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笑颜。

稻花香里话丰年。秋分节气前后，江南稻田相继进入收割季。以前没有机械化，秋收时节人工割稻，这是农民们的一个盛大“节日”。江南一带还称作“捉稻”，很是形象。镰刀“霍霍”，镰声“刷刷”，没多会，一片片稻子倒在了地上。壮劳力们忙着捆绑，并在田埂上飞跑，把割下的稻子挑到打谷场上。场上则是另一番景象：老式脱粒机夜以继日，挑灯夜战，轰隆作响；溅出的谷粒直打在人们脸上身上，生疼，还痒痒。脱粒后的稻谷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稻草垒成了一个谷堆，恰成一道乡野间最美的风景。

那时，还有一首儿歌在乡村的夜晚唱响：“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稻谷的故事在继续：一边场上在忙着脱粒、归仓；一边村妇带着孩童们在稻田里拾着稻穗，把收割时落下的稻穗，一株一株拣起，“颗粒归仓”啊，金灿灿的稻谷一粒也不能漏掉。如今，收割稻谷季节，城里的人们纷纷走进乡村，学校组织学生走向田野，在一阵阵稻花香里，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在金灿灿的谷堆旁边，品读“一粒稻谷”的故事，分享农民丰收的喜悦，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又是一场多么美好的“沉浸式体验”的景象。

金灿灿的稻谷，走向香喷喷的米饭，还得经过磨谷、谷糙分离、碾白、抛光等多道“旅程”呢。金灿灿的稻谷碾成亮晶晶的白米时，新米就上市啦！对于新米粥新米饭，已是多时的期盼。煮上一锅新米粥，咸菜、腐乳、萝卜干“搭搭”，绝对是最美不过的享受。盛上一碗新米饭，晶莹、透亮，迎面扑鼻香，已是别有一番芬芳和甜糯在心头。江南人家还喜欢用新米做菜饭吃，白花花的新米里添上青菜、花生或黄豆，有的还会加上些肥瘦相宜的肉丁；新米菜饭，齿颊留香，舌尖上的满足感，心坎里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然而，满足不忘艰辛，幸福更当珍惜。也许，肯定，我们每个人都会告诉自己：珍惜农田，珍惜粮食，珍惜“稻花香里”的时光；都会心中默默祝愿：但愿农民年年丰收，大地丰收年年。

品着新米饭，喝着新米粥；脑海里想起的是“稻田挥汗数十年，只为百姓一碗饭”的袁隆平；眼前闪现的还是那来之不易的一粒粒金灿灿的稻谷，不禁吟起无锡人李绅的那首《悯农》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